

拿破仑与德希蕾小姐

● 纪秋山 编译
● 江西人民出版社



拿破仑与 德希蕾小姐

纪秋山 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知识丛书

拿破仑与德希蕾小姐

纪秋山 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375 字数14万

1985年11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701—21700

统一书号11110·30

定价2.00元

ISBN7-210-00661-3/K·29

编 译 说 明

《拿破仑与德希蕾小姐》(原名《拿破仑外传》)共分三部分和一个附录,主要反映拿破仑后半生(从二十五岁起)的活动。第一、二两部分取材于奥地利女作家安娜玛丽·索林可所著、A·G·艾尔的英译本《德希蕾日记》,时间是1704年——1821年。这段时期是拿破仑后半生事业从发迹——兴盛——衰落的时期;第三部分和附录取材于加拿大作家本·威尔德和美国作家大卫·哈普古德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拿破仑谋杀案》,时间自1821年延续至本世纪七十年代。主要写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那岛期间的生话,以及对拿破仑死亡之谜的一种解释的侦破过程。

目 录

拿破仑的恋爱、婚姻和家庭

拿破仑结识德希蕾小姐.....	(1)
拿破仑在巴黎投靠权贵.....	(7)
拿破仑与约瑟芬成婚.....	(12)
德希蕾在巴黎二会拿破仑.....	(19)
德希蕾在宴席上许终身.....	(24)
“雾月政变”及拿破仑平步青云.....	(28)
效法凯撒大帝，步上独裁之路.....	(33)
前无先例——为自己加冕.....	(40)
封王赐爵，谋求千秋帝业.....	(47)
废黜皇后——拿破仑恋爱观的大暴露.....	(51)

从中兴到末路

拿破仑重婚与德希蕾一家离法.....	(57)
拿破仑反对德希蕾隐居巴黎.....	(63)
拿破仑侵俄败北后夜访德希蕾.....	(69)
德希蕾与拿破仑话别.....	(77)
拿破仑退位与卷土重来.....	(84)
马尔梅松的玫瑰和滑铁卢之剑.....	(92)

拿破仑在圣赫勒那岛

到圣赫勒那岛去.....	(101)
在“诺桑伯兰”号上.....	(109)
蔷薇谷传奇.....	(116)
“龙坞宫”的日常生活.....	(122)
智斗英国总督.....	(130)
树未倒而猢猻已散.....	(135)
大病沉疴.....	(141)
巨星殒落.....	(145)

附录

拿破仑死亡之谜

拿破仑的尸体解剖和遗嘱.....	(155)
马尔桑回忆录透露的讯息.....	(163)
福苏弗波德医生挺身而出.....	(167)
第一根头发样品的化验结果.....	(171)
山穷水复疑无路——头发样品被收回.....	(175)
柳暗花明又一村——头发样品上门来.....	(180)
贝特西小姐的后裔提供的证据.....	(183)
回答各种诘难.....	(185)
真正的凶手就是拿破仑的亲信.....	(191)
无声的证词.....	(198)

拿破仑的恋爱、婚姻和家庭

拿破仑结识德希蕾小姐

1794年，拿破仑正好二十五岁，一家八口随他哥哥约瑟夫一起住在马赛*。约瑟夫原是雅各宾派的首脑罗伯斯庇尔的亲信，为了监视国民议会驻马赛的特派员、温和的议员阿尔比先生，约瑟夫被安排在阿尔比的办公室工作。这年三月，在一个偶然的机，约瑟夫结识了马赛有名的丝绸商人克拉里先生的次女德希蕾。德希蕾邀请约瑟夫偕他的弟弟拿破仑到她家里作客，约瑟夫答应了。

拿破仑虽然还很年轻，但由于他在上一年共和军围攻土伦的战斗中表现十分出色，立了战功，已破格从少校提升为准将，忝位于将军之列。

这天下午，拿破仑身穿一套深绿色的旧军装，兴致勃勃地跟着哥哥约瑟夫前往克拉里小姐的家里作客。

德希蕾·克拉里小姐年未及笄，是一个聪明勇敢、热情奔放、情窦初开的少女。她因哥哥艾蒂安无端被警察逮捕，

* 马赛 法国第二大城市，在法国东南部、濒临地中海。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在保卫和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中起过很大作用；在处死国王路易十六、镇压封建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对派的问题上态度特别坚决，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杰出的代表和最有影响的政治家。

伴着嫂子到市政厅求情，无意中与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邂逅相逢。她见约瑟夫年轻，人也忠厚老实，想到自己的姐姐朱莉年已十八，尚未许人，便自作主张，邀请约瑟夫到家里作客，意在为姐姐作媒；她听约瑟夫说他还有个当了将军的弟弟，出于好奇与尊敬，就邀请他们兄弟一同光临。现在，她站在楼上卧室窗子旁边眺望着大路，见约瑟夫兄弟正从远处走来，便连忙下楼迎接。她原以为约瑟夫当将军的弟弟是个穿着漂亮军官制服、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英俊男子，不料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个五短身材、衣着平凡的大兵，心里不禁有点失望。

克拉里家的女仆玛丽领客人走进起居室。客人向女主人克拉里太太自我介绍之后，便在椅子上坐下。

克拉里太太给客人斟了两杯葡萄酒。随后，约瑟夫跟朱莉、德希蕾的哥哥艾蒂安跟拿破仑便自由交谈起来。德希蕾小姐因年纪还小插不上嘴，就在一旁察颜观色。

在她看来，拿破仑的脸容并不好看，但却颇具特色——一张给人以强烈印象的士兵的脸。特别是他笑的时候，竟天真得像个孩子一样。

“我们的军队没有合适的军服，”拿破仑对艾蒂安说，“士兵们的鞋子是用木料做的，枪支都是破旧的。不过，我能给所有这些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将军。”

“我们要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拿破仑回答，“这件事并不难。那时我们将在意大利把自己装备起来。意大利是个富饶的国家。”

“可是意大利人会怎么说呢？他们会欢迎你们吗？他们会欢迎您占领他们的国家吗？”

“那还用说，我们是去解放他们呀！我们还要解放整个欧

洲。当我们把所有的国家都占领之后，我们就把《人权宣言》送给他们。”

《人权宣言》是法国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由制宪议会制订通过的一个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它宣布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提倡人权和法治，是一个有进步意义的革命文献。遗憾的是拿破仑要用武力征服的办法传播《人权宣言》，这可说是欧洲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也可以说是拿破仑一生的悲剧。

艾蒂安是个十足的生意人，痛恨一切有关战争的想法。听了拿破仑的宏论，他不无讽刺地说：“您这个想法真是伟大，将军，简直是旷世奇谈。”他从此对拿破仑有了反感。

为了缓和谈话的气氛，约瑟夫提议去参观克拉里先生家的花园。这个提议正中德希蕾姐妹下怀，于是宾主步入花园。克拉里太太很知趣地没有去，艾蒂安则不愿意去。

约瑟夫跟朱莉在前，拿破仑陪德希蕾随后。拿破仑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等遥遥领先的约瑟夫和朱莉转入树丛后面，他突然对德希蕾小姐说：“如何使我哥哥尽快与令姐成婚呢？我想，他们在一起生活一定会很幸福。”

德希蕾小姐吃了一惊，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便说：“您哥哥怎么可以跟一个刚认识的姑娘结婚呢？”

拿破仑望着德希蕾的眼睛说：“您在我面前是藏不住心中秘密的。德希蕾小姐，我可以一眼望穿你们这些小姐的心事。您把家兄介绍给令姐，您对他说令姐长得如何漂亮，可事实并非如此。您骗我哥哥，无非是想替令姐找个丈夫罢了。”

被拿破仑道破了心事，德希蕾小姐觉得非常惊奇。她让拿破仑勾着手臂，默默地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凉椅上坐下。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一轮满月挂在头顶，德希蕾小姐心里激

起一阵爱的涟漪。……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约瑟夫与朱莉的爱情已经成熟，两家正在张罗他们结婚的事宜。拿破仑也就成为克拉里家的常客；年初在德希蕾小姐心中激起的那一圈涟漪，也已经发展成倒海翻江的巨澜了。

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政府主张进一步加强革命的恐怖政策，狠狠地打击保皇党人的复辟阴谋活动；可是代表新的富有者阶级利益的雅各宾右派势力，却极端仇视革命政府的政策。他们联合对罗伯斯庇尔表示不满的雅各宾派中代表劳动人民利益、主张更大规模扩大打击面的忿激派，进行反对革命政府的阴谋活动，于1794年7月27日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兄弟等，并于翌日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罗伯斯庇尔的死，直接影响到拿破仑一家的生活和他的前程，可说这是拿破仑生命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八月初的一天，拿破仑应邀到克拉里家吃晚饭时，神情显得特别沮丧。

“约瑟夫在罗伯斯庇尔手下办过事，”拿破仑对德希蕾小姐说，“现在谁会再录用他呢？我也是经罗伯斯庇尔培养成军官并当上将军的，因此我也只好离开军队了。”

他的话刚说完，门外就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拿破仑神经质地站起来，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仆人玛丽引着一个士兵走进来。通过打开的房门，可以看到在门口还站着两名士兵。

进来的士兵拿出一份文件，对屋里的人宣布：“我奉命逮捕波拿巴将军。”

拿破仑接过逮捕令看了一遍，把它交给士兵，又把双臂抱在胸前，脸上毫无表情；他转身对克拉里太太说：“真抱歉，我给贵府添了麻烦。请原谅我吧，太太。”说罢便跟着那位士兵走出屋子。

不用说，拿破仑的被捕，对德希蕾小姐是个可怕的打击。吃过晚饭，她偷偷溜出后门，跑到街上，向鱼市方向跑去。拿破仑的家就住在鱼市后面——马赛城一个最贫困的居民区。经人指点，德希蕾找到拿破仑住的那所房子。这时，约瑟夫正在屋里就着烛光读报纸，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亚太太正在屋角洗衣服，他的两个最小的弟妹正在玩猫儿打架的游戏。

“约瑟夫，”德希蕾小姐慌慌张张地喊道：“是我，德希蕾。”

约瑟夫站起身问：“怎么回事？”

“可怕的消息，”德希蕾小姐说：“他们把拿破仑抓走了。”

莱蒂齐亚太太“哇”地一声哭起来：“圣母玛丽亚呀！我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的，我早就知道了。”她哭着，顺手给还在玩闹的小儿子一巴掌，又用意大利语咒了一声小女儿。

德希蕾坐下来，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我们应该设法营救他，可是我还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这里没有军事监狱，”拿破仑十九岁的大弟弟吕西安说，“不过管辖马赛城治安的那位上校是一定知道这回事的。”

“明天我就去见这位上校，”德希蕾说，“莱蒂齐亚太太，请您给他包好几件干净的衣服和一些食物，拿破仑在监狱里会挨饿的。明天一早就把包袱交给我。”

第二天，德希蕾刚吃过早饭，拿破仑十三岁的二妹波莱特就把包袱送来。她领着德希蕾小姐找到那位上校的办公室。

德希蕾小姐进门就把衣包放在上校的办公桌上，学着拿破仑的样子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望着上校。

“包里是什么东西？”上校问，“您是谁？”

“包里是些换洗衣服，上校。”德希蕾小姐答道，“我叫德希蕾·克拉里。我父亲叫弗朗索瓦·克拉里，是做丝绸生意的。”

上校仔细地瞧瞧德希蕾，说：“过去我常跟令尊在一起玩牌。小姐，令尊是个老实人。可是，您带一包换洗衣服给我干什么呢？”

“这包衣服是带给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的。他被逮捕了。我们不知道他关在哪里。可是您，上校，是应该知道的。”她见上校还没有听明白自己话的意思，又解释道，“我姐姐要跟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结婚，可是您却把拿破仑抓走了。现在我哥哥不肯让他们结婚了。我姐姐正哭得死去活来。我求您把拿破仑放了，行吗？”

“您听着，小姐，”上校慢吞吞地说，“令兄是对的。不过，拿破仑不在我这里，他关在尼斯*附近的一座军事监狱里。我还有公事要办，无法替令姐的男朋友效劳，也不能释放他。”

德希蕾小姐“哇”地一声哭了，热泪从她脸上流下来。

上校看看德希蕾，又看看衣包，劝道：“请不要哭。”

“我要哭。”德希蕾哭得更凶了。

上校生气了，高声叱道：“我叫您不要哭！”

“我要哭！我要哭！我非哭不可！”德希蕾边哭边喊。

上校的声音变得温和些了：“我会把这只衣包送到监狱里

* 尼斯 法国东南部城市和港口。濒地中海，与马赛毗邻。

去给他的。现在，您可以不哭了吧？”

德希蕾小姐破涕为笑，说了声“非常感谢您”，便急忙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上校在她后面唤道，“我要告诉您两个秘密。第一，他们不会把您的将军捉去砍头的；第二，姓波拿巴的后生是配不上弗朗索瓦·克拉里先生的女儿的。再见，小姐。”

拿破仑在巴黎投靠权贵

1794年9月，约瑟夫与朱莉的婚事谈妥，就要举行婚礼。这天晚上，德希蕾小姐躺在床上，一边为姐姐的婚事高兴，一边为自己的不幸挥泪。忽然，她听到门外有人用口哨吹着马赛曲*中“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一句的曲子。

德希蕾小姐立即翻身坐起——马赛曲第二段的这个曲子，乃是拿破仑跟她约会的信号。在他被捕前的几个月间，他总是低声吹着这个调子到她家里来的——跳下床，推开窗子。那是一个温暖的月夜，不过黑云已经把月亮挡住了。

“光荣的时刻——”德希蕾也轻轻吹起口哨。

“——已经来临！”外面的口哨声立刻接上来；同时，一个人影从黑暗中走出，站在花园里的小径上。

德希蕾小姐顾不得关上窗子，顾不得穿上鞋子，顾不得脱去睡衣换上衣服，奔下楼梯，打开前门，冲进花园。拿破

* 马赛曲 原名《莱茵河战歌》。是1792年法国向普奥联军宣战时，由一位工兵下级军官里勒创作的。马赛的一团志愿军高唱这支歌向巴黎进军，保卫祖国，故又称《马赛军之歌》，即《马赛曲》。从1875年起至今，它被正式用作法国国歌。

仑紧紧地握住德希蕾的手，低声说：“亲爱的，你不冷吧，德希蕾？”

“脚有点冷，我没穿鞋子。”德希蕾答。

拿破仑把德希蕾抱起来，走上前门的台阶，两人在冰凉的石阶上坐下。他把他的斗篷披在德希蕾肩上。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是逃出来的呢，还是他们把你放了？”

“他们把我放了，因为我没有罪。不过我还没有回到家里，骑着马直接就来到了这里。谢谢你给我送去那包衣服，亲爱的——”他吻着德希蕾的头顶，“尼斯监狱的那位上校说，衣包是你送去的。”

他们坐在石阶上娓娓交谈，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开始下雨了，德希蕾用那领斗篷更紧地裹住肩头。忽然，头顶楼上的窗子响了一下，德希蕾的大哥艾蒂安问：“谁在下边？”

拿破仑站起来，德希蕾也挨他站着。

“我是波拿巴将军。”拿破仑答道，又转向德希蕾说，“我正要问起他的事呢。”

“你应该关在监狱里才对。”艾蒂安的声音似乎很生气，“你在那里干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他在跟我说话。是我，德希蕾。”

月亮从云层的缝隙中露出半边脸来，望着楼上窗口那张愤怒的脸。拿破仑搂着德希蕾的肩膀，高声说：“克拉里先生，我要跟令妹结婚。我能得到您的允诺吗？”

艾蒂安的回答是：“德希蕾，马上进来！”说罢“呼”地一声关上窗子。

“晚安，亲爱的，”拿破仑说，“明天在喜宴席上见。”

德希蕾听着口哨声伴着马蹄声慢慢远去，这才上楼回到

自己的卧室。她把拿破仑的军用斗篷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做了一个甜甜的梦。

第二天，约瑟夫和朱莉在婚姻事务所办理了结婚手续*，举行了婚礼。波拿巴一家人都到克拉里先生家里吃喜酒。当然，拿破仑也到了。酒席将结束时，拿破仑对坐在他旁边的德希蕾小姐低声叽咕了一阵，便站起身，用低沉的声音说：“请诸位注意——当着克拉里一家和波拿巴一家的面，我有件事奉告诸位。我和德希蕾小姐要结婚了。昨天晚上，我已经要求过艾蒂安先生的允诺了。”

波拿巴一家欢呼起来，莱蒂齐亚太太忍不住吻了德希蕾一下。可是克拉里太太却吃惊得不知所措。她转向长子艾蒂安，只见他满脸怒气，一言不发。

拿破仑微笑着向艾蒂安走过去，一只手放在艾蒂安肩膀上，一只手举起他的酒杯。他的笑容有一种征服人心的奇妙力量。艾蒂安的嘴唇不自觉地动了动，慢慢浮上一点笑意，也举起酒杯，与拿破仑一饮而尽——他被拿破仑征服了。

宴会结束后，约瑟夫带着朱莉和弟妹们回家。拿破仑留了下来。克拉里太太眼里饱含着泪水对他说：“波拿巴将军，您肯不肯答应我一件事：在德希蕾未满十六岁前不要跟她结婚。”

“克拉里太太，”拿破仑答，“我不可能自己选择我们的婚期。婚期该由太太和艾蒂安先生作主决定。这是通常的习惯。”

“话虽如此，波拿巴将军，您虽然年轻，但是我觉得——”

* 法国大革命前，凡出生、结婚、死亡的登记都由各教区神父办理，大革命中议会作出决定，上述手续一律改由市政府办理，结婚仪式在政府的婚姻事务所登记举行。

克拉里太太脸上露出一个苦笑，“我觉得，人们总是无法拒绝您的要求，人们总是赞同您的意见，不仅您家里的人是这~~样~~，连我家里的人也是一样。所以我求求您，德希蕾年纪还小，请您等她满十六岁时再跟她结婚吧！”

拿破仑温存地拿起克拉里太太的手，放到自己唇边。这意思是说，他完全同意克拉里太太的意见。

第二天，拿破仑对德希蕾说：“德希蕾，我必需到巴黎去。我既然还是一位将军，我就应该准备战斗。可是我现在只是个光杆司令，除非我亲自到巴黎去见陆军部长，他们是不会让我带兵的。自从我被捕后，他们就没有给我发过薪饷。我现在急需钱用，你能帮个忙吗？有一百个法郎就够用了。”

德希蕾小姐藏着一笔私房钱，一共有九十八个法郎。她原打算用这笔钱给拿破仑买一套新制服。可是，既然他急需钱用，她便把这笔钱全拿来给了他。

“到了巴黎要多加小心，办完事赶快回来。”德希蕾叮嘱。

拿破仑数着手里的金币，说：“一共是九十八个法郎。有一天我会还给你的。不过，如果他们肯给我一支部队的话，我就不会很快回来，我将首先占领意大利。你可以时常给我写信，信就写到陆军部长办公室，他们会把你的信转给我的。不要替我担心，德希蕾。”

拿破仑的眼光如一把利剑，直刺进德希蕾的心中。她觉得，他的眼光中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令她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

“你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有一天，你将成为法国一个最伟大的人物的妻子。再见，亲爱的。”说罢，拿破仑跨

上战马，向巴黎方向疾驰而去。

拿破仑到了巴黎后，境况并不得意。他先被委任为步兵军官，这使拿破仑非常不满。因为他原是炮兵的指挥官；后来陆军部又派他去西路军旺代省的部队司令部任职。他拒绝上任。由于他多次违抗军令，触犯了军规，1795年8月，国民议会决议把他从将领中除名。拿破仑没有工作，身上不名分文，流落在巴黎；一件大衣到处是破洞，唯一的一条裤子也撕烂了。他简直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正当此时，他结识了巴黎的权势人物塔里昂夫人。塔里昂是“热月政变”中的关键人物，这时正是热月党人执政的政府中的红人。他的追随者和党徒，还有巴黎政治圈子中的重要人物，便以塔里昂夫人为中心，在她府里形成一个政治沙龙。由于夫荣妻贵，塔里昂夫人有很大的权力。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塔里昂夫人特别器重带兵打仗的将军们，而拿破仑的才干和勇敢早就得到她的赏识。因此，拿破仑虽然处于困境，却受到这位贵妇人的垂青。在塔里昂夫人府上出入的女客中，还有一位贵妇人约瑟芬，也对拿破仑另眼相看。她们给拿破仑制办了新的衣服，又通过各自的权势渠道，运动政府恢复了拿破仑的军职，让他重新带兵打仗。因此，在拿破仑滞留巴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拜访塔里昂夫人和约瑟芬。

约瑟芬原是一个贵族夫人，据说是巴黎最美丽的女子。她的丈夫在革命爆发后上了断头台，她自己则因为天姿国色而侥幸留下一条命，变成热月党军队总司令巴拉斯的情妇，现在也是巴黎政界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经常出入于塔里昂夫人的府第。

拿破仑在巴黎的情况，他都在家信中给哥哥约瑟夫谈到